

# 陕西关中民间信仰与传统民居的关系研究

朱海声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55)

**摘要:**从民间信仰的角度入手,以陕西关中地区的传统民居为考察对象,研究关中的民间信仰对传统民居的影响,通过分析陕西关中几种民居的空间特征,探讨了民间信仰与传统民居的整体性和和谐性的关系,目的是我们在理解传统民居时,不但要看到它有物质形态的一面,同时还要理解与其关联的信仰形态,进而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进一步解读传统民居.

**关键词:**陕西关中;民间信仰;传统民居

**中图分类号:**TU 24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930(2012)06-0849-06

## 1 问题的提出

民间信仰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悠久的历史.它是在文明的诞生过程中,伴随着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分化,上层社会与民间社会已分别形成,在此基础上才有了国家的出现于文明社会的到来.因此,民间信仰是与民间社会共同萌发、共同形成的.关于民间信仰的概念,如佛教文献有“信仰”一词,但其含义是指敬神的宗教情感,并不同于民间信仰的含义.民间信仰进入民俗学学科的概念,是进入近现代社会后才被提出的.民俗学认为:“民间信仰是指人们按照超自然存在的观念及惯例,仪式行事的群体文化形态”<sup>[1]</sup>.民间信仰作为概括民间超自然神灵崇拜现象的概念,逐渐为学术界所认识和认同.“中国民间信仰是深植于中国老百姓当中的宗教信仰及其宗教的行为表现”<sup>[2]</sup>.王铭铭指出:民间信仰为“民间宗教”<sup>[3]</sup>.日本学者渡边欣雄称民间信仰为“民俗宗教”<sup>[4]</sup>.

所谓民间信仰,学界的观点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民间信仰本质上是一种宗教.如台湾学者李亦园把民间信仰称之为“普化宗教”或“扩散的宗教”,“亦即其信仰、仪式及宗教活动都与日常生活密切混合,而扩散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其教义也常与日常生活相结合,也就缺少有系统化的经典,更没有具体组织的教会系统”<sup>[5]</sup>.而又有学者认为民间信仰不是宗教,而是一种信仰形态.笔者认为民间信仰就是一种潜意识的底层文化,既有实用的一面,也有沟通的一面,同时还包括崇奉行为.它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主要存在于民间社会所存在的历史时段中;同时,民间信仰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变化的精神世界.不同时代的民间信仰因其信仰群体以及社会环境的不同而各具特点.因而,我们对民间信仰的界定,应立足于民间社会,即凡是民间社会所发生与传承的种种信仰,都应是民间信仰的范畴.民间信仰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表现形式、深层内涵也各不相同.例如,先秦时期对原始图腾的崇拜,主要崇尚自然神,神的原始性特征非常明显,于是创造出了一种超长的建筑形式,从而出现了沿轴线展开的多重空间组合和建筑的装饰艺术.这是传统建筑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从此,建筑不再仅仅是物质的生活手段,同时也成了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表征方式和物化形态<sup>[6]</sup>.这一变化,促进了传统建筑和民间信仰向更高的层次发展,随后的祭祀空间也由“娱神”逐渐转向“自娱”,开始向娱乐化和节庆化方向发展.正如马克斯·韦伯指出的,乡民具体应用宗教以解决生活问题的倾向实在是非现实,并缺乏宗教专家追求的伦理合理化和高层次意义.对于乡民来说,高层次意义对他们来说就是没有意义,信着、敬着并受到佑护,就已经足够了.正是生活与这样一个“地方性知识”所构成的“意义之网”,民间信仰才充实到传统民居之中.

收稿日期:2012-04-09 修改稿日期:2012-11-29

基金项目: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2008GX5D128)

作者简介:朱海声(1966-),男,甘肃定西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本文从陕西关中民间信仰的角度入手,以传统民居为考察对象,旨在说明民间信仰与传统民居的整体性和和谐性的关系,从而使我们认识传统建筑时,有一个更宽泛的视觉。

## 2 “数”与传统民居

陕西关中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许多典章制度肇源于此,许多理论成果成了民族文化的元典,影响并制约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路劲和思维模式。“西周文化所造就的中国文化精神气质是后来儒家思想得以产生的源泉和基体”<sup>[7]</sup>。特别是《易经》中关于数的描述,可直接左右着传统民居的型制。《易经》认为万事万物先有数,后有象,最后有物。“龟象也;筮数也。物生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左传》宋儒把它发展为象数之学<sup>[8]</sup>。这一思想使传统建筑追求“数”,刻意安排“数”和“象”的关系。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也认为:数是万物最基本的元素,认识世界在于认识支配着世界的数。他说:“数是万物的本质,宇宙的组成在其规定中是数及其关系的和谐的体系。”其“万物皆数”的理论甚至将数神化,认为数是众神之母,宣称数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可见,对“数”的关注,人类世界早就有了策划。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数”是一个“先天地而已存,后天地而已立”的自在之物,是与天地共存、具有自然法则的含义。东汉马融认为建筑数字文化来自《周易》,在建筑的特定语言中,人们用数来表达某种愿望、某种理念、某种象征意义或代表某种形象的物或抽象的概念,把数的元素融汇到建筑语言中,使建筑中的数和天象天文、地理、地利还有自然逐步形成了一种图腾式的民间信仰,数的概念起到了和谐平衡的作用。数的艺术审美体现了传统民居与民间信仰的和谐关系。

具体到传统民居中“数”的表达,主要是通过增加重复单位来解决人所要求的尺度和规模,以及庭院的露天空间的“柱距”或者“间架”。因此,传统民居的形状大小,就可以简单地用“间”和“架”的数量表现其特征。唐朝对民居的有关规定基本上是数的大小决定的房屋的等级、规模和型制。《唐六典》正式规定:一凡王公以屋舍,不得施重拱藻井。三品以上堂舍,不得过五间九架,厅厦两头,门屋不得过三间五架,五品以上堂舍,不得过五间七架,厅厦两头,门屋不得过三间两架,仍通作乌门。六品,七品以下堂舍,不得过三间五架,门屋不得过一间两架。非常参官不得造轴心舍及施悬鱼,瓦善,乳梁装饰。王公以下及庶人第宅,皆不得造楼阁临人家。庶人所造房舍不得过三间四架,门房一间两架,仍不得辄施装饰。《明会典》:洪民二十六年定,官员造房屋,并不许歇山、转角、重檐、重拱绘画藻井。六品至九品,厅堂三间七架,梁栋止用土黄刷饰。正面一间三架,黑门铁环。一品官建房除正房以外,其余房舍许从宜盖造,比正房制度务要减少,不许过度。其门窗牖不得使用朱红油漆饰面。民间所建房舍不得超过三间五架,以及不得使用斗拱及彩色妆饰。封建社会中有严格的等级观念,既然奇数中的九、五只有皇帝贵族能用,一般中下层平民只能用小的数目,但是乡民仍然借助于上下四方即天地相合的建筑数字,满足天地保佑、和谐共生、祈福求祥的理想。

不言而喻,对“数”的追求,民间营造的结果是民居空间组合的规范化和对称化,将建筑物和空间变成不同的组合符号,在建筑群体的组合无限地延伸中,找出其规律的序数变化。陕西关中民间的传统三合院,即三面有房,围成一个院落,前院有门房3间,后有两对门的厦房6间。因它房屋有3座,取意“三星高照”,又因它房屋总间数7间,故民俗称其为“七星剑”(图1、图2)。陕西关中的九间三院,便是一组阳数组成的建筑空间组合体。其特点是将9间并列一排,每3间与后院的房屋连通构成一个院落,前院与后院之间有厅房相隔,在厅房背墙的中心处另安一门,通往内院。每个院落通常在门后有厦房3间或5间,最后为3间楼房(指架有木楼板的庵间大房),民间俗称上方或正房。这一组建筑群在空间安排上依次为厅房比门房高出一级,后面的楼房是住房,它在整个院落中居于中心地位,自然又要比厅房高出一级,以象征“步步登高”或“连升三级”的涵义。因而在门前一般都要铺上数排又平又光、棱角分明的长方形石条,以便升堂入室时拾级而上。这种连串几个大院形成的建筑群体,体现了房屋主人对数的追求和运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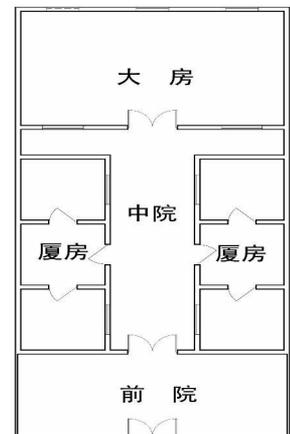


图1 民居三合院(一)

Fig. 1 Modern courtyard with three-sided house around

同样,我们可以从《易经》中得到这样一个认识,《易经》根据阴阳二分的原理规定奇数对应天,属于阳性,象征吉祥、幸福和和谐;偶数对应地,属于阴性,有阴冷和不详之意。一是浑然一体,太一、一元,代表天地宇宙的总休。二指阴阳平衡,两个对称的物,世界万物变化的依据,在建筑空间上的组合便是左右、东西、两厢和对称。三是奇数的起点,也是含有变化的数目的起点,是好的吉祥的象征,八卦就是三个符号组成的。九、五两个数字是中国传统建筑的极数。《易经·乾卦第一》中说:“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龙是帝王的化身,故“九、五”为帝王之数,即人们常说的“九五之尊”。上述分析的关中地区民居三合院、九间三院这二组建筑群,可以看出民间对于数字的运用,正是传统民居把建筑空间和天、地等自然物合二为一,即“天人合一”,建筑和自然的合一才在民间信仰中受到了尊崇。

### 3 简单民居与民间信仰

陕西关中传统民居的主体建筑是“字”,周围有“垣”、“圈”、“厕”、“困”、“濶”等环绕。秦简《日书·相宅篇》以“字”为中心,认为房屋的结构、形制和周围环境都能对居住者的命运产生影响。圈居宇正北富;庑居东方,乡井,日出灸其前,其后必肉食;为池正北,不利其母。水窠西出,贫,有女子言。水窠北出,毋臧货。水窠南出,利家<sup>[9]</sup>。起土兴功的时间宜忌尤其受重视。《日书》对兴土动工及建房造室都有特别规定,睡虎地甲种简规定甲午、己未、己己为困良日,修建粮仓者“大吉”。“春三月,毋起东乡(向)室,夏三月,毋起南乡室,秋三月,毋起北乡室。以此起室,大凶,必有死者。如果按《日书》规定其宅盖屋、凿地动土,则“富贵吉昌”,否则会“贫贱衰耗”<sup>[10]</sup>。至于民居的间数同样受到信仰与禁忌的制约,陕西关中民居忌用偶数,因为双数为阴不吉利,特别是对4间和6间最为忌讳,民间有“四六不成才”之说。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性,作为山西祁县民居建筑的代表,乔家大院就是六个院落组成,其目的是祈求乔氏家族六六大顺。除此之外,进入乔家大院的大门,是一条八十米长的笔直的石铺甬道,以“八”数定长度以求“四平八稳”,暗含八卦八方,四通八达之意。

关中民居在营建方面,同样受到民间信仰的支配。忌五月建房,俗称“恶五月”,因《风俗通》载:“五月盖房令人头秃。”可见这一信仰在关中较为流行。建房不能用榆木,因“榆”同“遇”音,预兆后人愚蠢。门窗材料的选择忌用枯木死树,这是肃杀败落的象征。门槛不用椿木,影响子孙后代生疮得病。颜色方面的约定俗成多为黄土本色,室外不涂白(丧事用具皆白色),室内可粉刷涂白,门窗多涂黑色或枣红色、桐油等色彩。下面以关中民居中传统的瓦房进行论述。

关中瓦房是以小青瓦或机瓦盖顶的房,多为土木结构。在机瓦未出现以前,民居的瓦房一律都是小瓦。椽与椽之间的距离略小,椽上不用铺箔子,也不抹泥,直接将瓦仰放在椽上,两页仰瓦之间再附扣一页瓦,将瓦缝盖严。一般还要在居室上空设置顶棚,俗称“仰尘”,用以防风保暖和阻挡尘土。关中瓦房因结构形式和承载屋架的方法不同,有分厦房和庵间房两种。厦房是关中民居中一种普遍的建筑,其型制是将房屋呈一字形摆开,一般建一明两暗(中间有门,两边不开门)的三间,也有建三间,每间都开门的。它的主要特点是一面流水,没有屋脊,这就是陕西关中八大怪之一的“房子半边盖”。构造做法是后墙是板筑的一排7尺左右的土墙,墙上再用土坯垒至1.5尺左右;前檐用砖石砌脚基,在用土坯垒至高约1丈,门窗全在前面,两侧也是土坯砌墙。厦房从构造上分析,又分为半人字形结构和驮梁结构两种。前者由柱子、平梁、斜撑、坡梁、脊檩、檐檩构成(图3)。后者由将军柱、柱子、平梁(大担子)、小平梁(二担子)、脊梁、腰檐、檐檩构成(图4)。厦房的位置多设在侧面,但因经济条件所限,也有将厦房建在前面代替门房、或者在后面代替正房的。营建在院落前面的厦房背墙靠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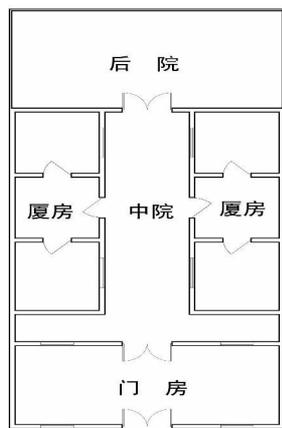


图2 民居三合院(二)

Fig. 2 Modern courtyard with three-sided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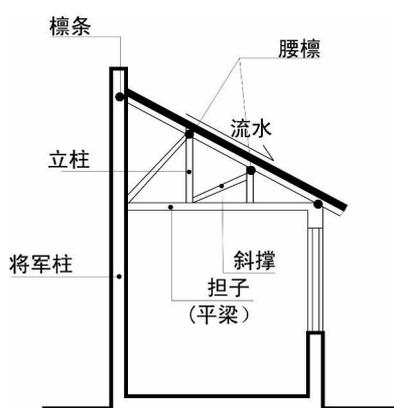


图3 半人字形屋架

Fig. 3 The half herringbone roof truss

的称为背墙厦房或倒坐厦房;营建在后面的厦房因房子只有头,没有尾巴,故称揭尾厦房.陕西关中的厦房1丈见方为一间、一般营建3间或5间,这种民居充分利用了关中土质粘性强的特点,以土墙承受屋顶压力,不用立柱和大梁,节省木料,也省地基,这是关中传统民居的一大地域特征.

关中瓦房的第二种型制是庵间房,又称大房,夏时明堂称为“世室”,据《周礼·考工记》载:“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五十三步四三尺,九阶,两旁两夹窗,白盛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对“世室”的解释通常为“大房子”.如杨鸿勋先生在其《宫殿考古通论》中提出,“夏后氏”的“世室”脱胎于氏族社会的“大房子”,基本型制是前堂后室,即“前朝后寝”寓于一幢建筑之中.其名称“所谓后室”,“世”就是“大”的意思,“后室”就是“大房间”,也可说是“大房子”<sup>[1]</sup>.庵间房与厦房的最大区别是有高屋脊,两面流水.从房屋结构来分析,它一般分为庵间人字形屋架和庵间驮梁屋架两种.前者由脊檩、腰檩、檐檩、平梁(大担子)、坡梁、拉筋、斜撑、柱子构成(图5).后者由脊檩、腰檩、檐檩、柱子、平梁(大担子)、小平梁(小担子)、立柱构成(图6).庵间房又有三川房与四川房之分,从屋顶分前檐两道椽,后檐一道椽,两根明柱,称三川房;前檐两道椽,后檐两道椽,4根明柱,称四川房.大房以梁、柱承载屋顶重量,房高屋宽,用料较多,用36根大木料,72根小木料,陕西关中称它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韩城大房,在房屋前坡檐下使用两排腰檐和两行立柱,使前檐伸出2~3米,称为“歇檐”,遮住下面的走廊,廊上柱子明露.由于歇檐对室内光线有影响,传统民居采取安装满间门窗的思路.所谓满间门窗,就是将整个堂屋的正面都装上门窗,一般为6扇,其高度和宽度各达丈余,它上抵椽下的横档,下与门槛齐平,上半部分是丁字拐、万字拐等花格窗,下半截镶嵌上精致的木板格子,请能工巧匠刻上花草、鸟兽、人物等浮雕.平时只开中间两扇门,过事(如喜庆大事)时将6扇门全部打开,不仅室内明亮,而且通风条件也好.

现存陕西关中的庵间房,屋顶大多建有屋脊峙头,装饰有土陶烧制的鸟兽形象,称为鸱尾或龙吻,民间信仰鸱尾就是凤为瑞鸟,能降吉祥;龙吻则认为能兴云布雨,避免火灾.可见,在建筑的屋脊上做一番装饰,是民间出于对图腾的崇拜.

#### 4 民俗与关中四合院

《周易》中关于“四”,代表四时四方,运动者的周而复始的循环.四合院是陕西关中民居的主要特征,它的内院暗含着家族兴旺,子孙万代、生命延续的意思.关中四合院的构成主要以正房,倒房和厢房构成,正房位于中轴线上,基座高,尺度大,是全宅的中心(图7).供长辈居住和作为祭祖,会客,庆寿,举行婚丧仪式等家庭庆典的活动用房;门房和厦房基座略低,尺度也较小,正房是四合院的核心,这也决定了它在材料和装饰上的优越性,所需的梁、檩、柱等,都要用质坚纹细、经久耐用的优质木材,在施工上也要精益求精.正房屋顶为硬山两面坡,且分水横向硬脊有脊饰.两端又有各种造型生动的“脊兽”.正房向院子一面不砌墙,而是在楹柱间各装四扇格手门.门房作客房之用,上部阁楼用于贮存;厦房供晚辈居住,东厦略高于西厦,哥东弟西,以示长幼之分.作为整体建筑的配套设施,也要讲究和谐统一、两边对称,特别是东西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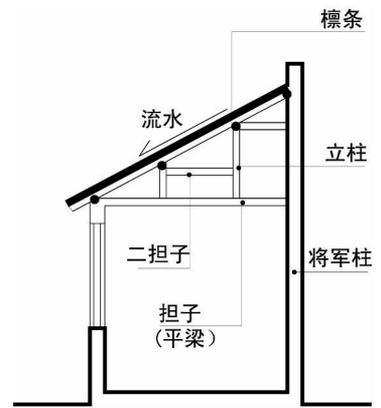


图4 驮梁结构屋架  
Fig. 4 The roof of support beam structure



图5 大房人字形屋架  
Fig. 5 The herringbone roof truss of the big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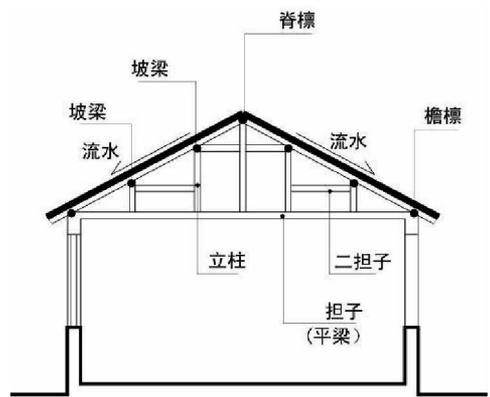


图6 大房驮梁屋架  
Fig. 6 The roof of support beams of the big house

房应同时建成,不可只建一面.民间忌讳“有西没东,家无长兄;有东没西,家无长妻”.灶房多设在左边厦房第一间,因地区不同,差异也较大,在陕西渭南孝义镇一带,常把灶房设在右边,水井设在左边.“厅房为主,门房为宴,两厦为次,父上子下,哥东西弟”的布局形式反映了民间信仰“尊卑有序”的主从关系.

从民间信仰的角度分析,四合院四面房屋的门窗均朝院内开设,背墙、山墙则忌开门窗,这样,大门一关就有很好的封闭性,民间有“财气不外泄”之意.笔者在陕西关中田野调查得知,在四合院的空间里,充满着各种底层文化信仰,例如,以正房为首,以门房为足,以左右厢房为双臂,把整个四合院通过“拟人化”而赋予生机;还有以正房为主,门房为宾,取意贵主配贤宾之意.关中四合院也有“连升三级”的意思,是把正房、门房和照壁合称“三脊(级)”,从照壁、经门房到厅房,一级高于一级,并以此暗喻诸子登科,连升三级的意思.庭院的中央设有“天心石”,它原本是建宅适用于定位、测量的定桩石,后来演变为镇宅之石.民间节日祭祀时,通常在这里摆房点心瓜果之类的祭品.也有学者将此与古代“天圆地方”式的宇宙观相联系,认为地面上的方石与上天的苍穹相呼应.就此而言,四合院的庭院确实是既具有“中介空间”的意义,又像是一个微型的宇宙<sup>[12]</sup>.

另外关中四合院的空间布局运用八卦图中的方位定位,也是民间信仰的一大特点.八卦的方位是西北为乾卦,西南为坤卦,东为震卦,东南为巽卦,北为坎卦,南为离卦,东北为艮卦,西为兑卦.而八卦中的属性乾卦与兑卦属金,离卦属火,震卦与巽卦属木,坎卦属水,艮卦与坤卦属土.以卦象而言,乾和坤代表天和地,艮和兑代表山和泽,坎和

离代表水和火,震和巽代表雷和风.民间就是用八卦的方位和属性来解释世间万物的,故而民居的空间安排也要运用八种命卦的信仰方位来划定.在民居的空间安排上,首先是确定大门方位,其次是定位厨房,再定厕所和马厩.以巽、坤相伍为邻,把门开在门房的右侧,称谓“巽字门”.厨房位置的安排也有一定之规,一般设在与门相近的东厢房内,门为主,灶为从,所谓“移门挪灶”,就说明了门与灶的主从关系.厕所设在西南或东北.房屋间数多取奇数,按阴阳学说单数为阳,双数为阴,故正房为三间,门房为五间,两侧厢房各位三间与五间.屋面以板筒瓦包沟,一律四檐八滴水,雕梁画栋,色彩斑斓,可见民间的信仰足以润色四合院落的文化形态,其中的四合院中轴线对称同样反映了阴阳、均衡、中和等传统的文化空间心理.在这里,关中四合院的确已经不再只是一种传统民居的形式,其作为“围合空间”之民间信仰的本质乃是根植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深层结构之中的.

## 5 结 语

民间信仰为我们理解陕西关中民居提供了独特的钥匙,民间信仰是传统文化的根基所在,只有理解了关中传统的民间信仰,才可能真正理解关中民居.尽管民间信仰与传统民居的研究或许并不具有普适性,然而,传统民居的研究,首先关注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乡民在日常生活中对潜意识的底层文化所形成的民间信仰的认同,构成了陕西关中地区乡村生活的逻辑,产生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民居的建筑型制,至少为我们从广义上阐释传统建筑有了一个新的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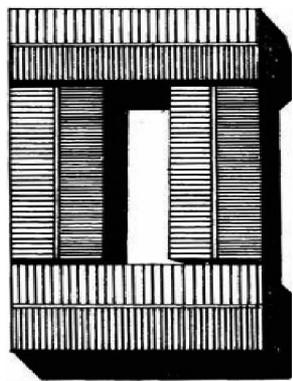


图7 关中四合院  
Fig. 7 Quadrangle dwellings  
in central Shaanxi



图8 一门关死  
Fig. 8 A one-gate court house

##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董晓萍. 民间信仰与巫术论纲[M]. 北京:民俗研究,1995:2.  
DONG Xiao-ping. The Guiding Outline of Folk Beliefs and Witchcraft [M]. Beijing: Folklore Studies, 1995:2.
- [2] 金 泽. 中国民间信仰[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  
JIN Ze. Folk Beliefs of China [M]. Hangzhou: Zhejiang Education Press, 1995.
- [3] 王铭铭. 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M]. 北京:三联书店,1997:157.  
WANG Ming-ming. Research on Social Anthropology and China [M]. Beijing: Sanlian Publishing Store, 1997:157.
- [4] [日]渡边欣雄. 汉族的民俗宗教[M]. 周星,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Japan]Dubian Xin-hong. Han Folklore and Religion [M]. Translated by ZHOU Xing. Tianjin: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8.
- [5] 李亦国. 文化的图像[M]. 台湾: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180.  
LI Yi-guo. Cultural Image [M]. Taiwan: Taipei Yunchen Cultural Industry Co., Ltd., 1992:180.
- [6] 中国建筑史[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79.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M].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1979.
- [7] 陈 来. 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 [M]. 北京:宗教出版社,2001.  
CHEN Lai. Ancient Religion and Ethics-The Root of Confucianism [M]. Beijing: China Religion Press, 2001.
- [8] 丁俊清. 中国居住文化[M].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8.  
DING Jun-qing. Residential Culture of China [M]. Shanghai: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1998.
- [9] 贾艳红. 汉代民间信仰与地方政治研究[M].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320.  
JIA Yan-hong. The Study on Han Dynasty's Folk Beliefs and Local Politics[M]. Jinan: 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320.
- [10] 王 充. 论衡 诂书[M].  
WANG Chong. Lun-Heng Jie Shu[M].
- [11] 杨鸿勋. 宫殿考古通论[M].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26-27.  
YANG Hong-xun. Archaeological General Theory of Ancient Palace [M]. Beijing: Forbidden City Press,2001: 26-27.
- [12] 任 军. 文化视野下的中国传统庭院[M].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5: 42-47.  
REN Jun. Traditional Courtyard of China from Cultural Perspective [M]. Tianjin: Tianji University Press, 2005: 42-47.

##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lk beliefs and traditional dwellings in Shaanxi Province

ZHU Hai-sheng, YANG Hao-zhong

(School of Art, Xi'an Univ. of Arch. & Tech., Xi'an 710055,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traditional dwellings in Guanzhong region of Shaanxi Province as an inspection object,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lk beliefs and 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folk beliefs having on the traditional dwellings. By analyzing the space characteristics of several kinds of dwellings in Guanzhong region of Shaanxi Provinc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holistic and harmonious relationships between folk beliefs and traditional dwellings with an aim to understand the associated beliefs form of the traditional dwellings and thereby further interpret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cultures besides seeing its physical form.

**Key words:** Shaanxi Guanzhong; folk beliefs; traditional dwellings